

小五义

下

山峯夾破打義五小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小五义

下

[清] 石玉昆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六十七回

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

诗曰：

英雄结拜聚黄花，话尽生平日已斜。

五义小名垂宇宙，三纲大礼贯云霞。

凭歌不属荆卿子，谈吐何须剧孟家。

自此匡王扶社稷，宋皇依归整中华。

且说张英在旁边，又是气，又是恨。瞧他们大家见礼，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。直等到白芸生见礼已毕，回到他那边换衣服去了。原来芸生大爷来的时节，就听见人说他二叔在襄阳地面故去了，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带来。如今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，家人把包袱解将下来，到全珍馆把包袱解开，拿出一顶青布武生巾，迎面嵌白骨。摘了那顶头巾，戴上这顶；脱了白缎子箭袖，换上青布箭袖，套上灰布衬衫，紧了紧青线带，换了青布靴子。那口刀是绿鲨鱼皮鞘，孝家不应例带，有个青布套儿把它套上。复返过来，与大众说话。再看芸生公子，更觉着好看了。

那边芸生换衣服，这边是张英告诉艾虎，就把绮春园分手到家，坏种讹房子，坐死坏种，马大哥和我哥哥收监，众绅士使用钱买他二人不死，赃官有点点头，太太的口紧，马大哥叫我找你上武昌府，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。艾虎一听，肺都气炸，把脚一跺，咬着牙说，“好赃官，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！”胡小记、乔宾也觉挂心，过来打听说：“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吗？”张英说：“不是，张豹是我叔伯哥哥。”艾虎带着张英与大众见了见。艾虎说：“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，我先救我两个哥哥要紧。”大官人说：“不可，艾虎去不得！现在监牢狱收着，你怎么去救？”艾虎说：“全凭我这一身能耐，进了监中，开了狱门，有一得一。是凡打官司的全放将出来，给他个净牢大赦。然后我奔知府衙，把赃官满门家眷，杀他个干干净净，方消我心头之恨！”徐良说：“算了，兄弟，你别往下说了！那不是反了吗？”大官人说：“事缓而别图，你这孩子老是一冲的性儿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准保万

全。咱们大家去罢，见了大人苦苦央求。就说这岳州府的知府，是怎么样宠信官亲，苦害黎民，你两个盟兄怎么样的不白之冤。若是论私，大人去封书，或是来二指宽的帖，管保无事。论官，行套文书，连知府都坏。”徐良在旁说：“兄弟，大叔这个主意很是。再说监牢也不易进去。古人云：事要三思，免了后悔。一冲的性儿，到了那里救不出来，岂不是徒劳往返！”卢珍在旁称善说：“贤弟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你就依计而行吧。”艾虎心中虽不愿意，有大官人的话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可委屈着答应，自己内里单有打算，就是张英心中不愿意。卢珍旁边说：“哥哥，你自管放心吃你的东西，这就不用着急了。监中二位哥哥，准保无事。”张英也就无可奈何，只得勉强坐下。

卢珍叫过卖把后边那一桌搬在前面，换了一个圆桌面，大家团团围住，添换了许多酒菜。就是芸生闷闷不乐，他们那桌酒席，那些从人吃用。从人也都换了缟素衣服。这边大官人打听襄阳的事情，又问了丢大人的情节。他对胡小记、乔宾说：“你们也不必回湘阴县了，咱们一同见大人去。再说破铜网阵也得用人。今天暂且住此处，明日起身。芸生不能一路走，他们有马。徐良单走，他们有小车走得慢。叫张英回去先送信，好叫监中人放心。”

安排妥当。芸生叫从人出去，在黄花镇打店。丁大爷一瞧他们这小弟们：芸生、天锦、徐良、卢珍、艾虎虽则是高矮不等，都是将门之后，俱各虎视昂昂。丁大爷说：“我的主意，你们五个人正当结义为友。上辈是陷空岛的五义，你们若拜了盟兄弟，可称为是小五义。”这几个人无不乐从。

大家饱餐一顿，就有芸生大爷的从人前来说：“店已打妥，由此往西路北，字号是悦来。”随即把这里残席撤去。四张归一，连外头推小车的饭钱也算在一处。给了饭钱、酒钱，大家出来，一直扑奔悦来店。马匹拉在马棚，小车推在上房的门口。众人进了上房，伙计打脸水，烹茶。复又告诉伙计，预备香案。

张英告辞，先辞别了大官人，复又辞别众人。众人要往外相送，都被艾虎拦住，一人送出。张英出了店外，就在店门东墙垛子旁讲话。张英叫道：“艾虎哥哥，你可务必要催着他们点才好哪！倘若大人文书去晚，我们那里臭文一到，两个哥哥性命休矣！”艾虎说：“二哥你好糊涂！他们事不

关心,谁能等得去见大人?再说大人还不知下落哪!你在前边等我,咱们定一个地方相见。可不准什么时候,等他们睡熟,瞒了大众,我追赶于你。你说明在哪里等我?”张英一听,欢喜非常,说:“出此东镇口一箭地,正北有个双阳岔路,可走西北的那条路,别奔东北。过一个村,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。路东有个破庙,庙墙全都坍塌。此庙好认,对着庙门有一棵大杨树。我在那破庙中等你。”说毕分手,张英欢欢喜喜去了。

艾虎回店。香案已经摆齐。大家一序年庚:芸生大爷,霹雳鬼二爷,徐良三爷,卢珍行四,艾虎是大老兄弟。大爷头一个烧香,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内,跪倒身躯,磕头已毕,说:“过往神祇在上,弟子白芸生、与韩天锦、徐良、卢珍、艾虎结义为友,愿为生死之交。倘有三心二意,天厌之,天厌之!”二爷韩天锦也是照样将香点着,插在香斗之内,跪下磕了几个响头,说:“过往神佛记着:我叫霹雳鬼。”大官人说:“没有那么说的,说你的名字。”韩天锦又说:“不算,这说的不算。过往神佛记着:我叫韩天锦,小名儿叫猛儿,外号人称霹雳鬼。如今与他、他、他、他,”随说着,拿手指着大爷、三爷、四爷、五爷说:“我们拜把子,我要有狼心狗肺,我是狗养的!”大官人在旁说:“这都是什么话!他可真是个浑人。”三爷、四爷、五爷三个人论次序烧香磕头,说的言语,都与大爷一样。论排行又磕了一回头。众人给道喜,是大是小又行了礼。重新打店中要了酒饭,大家畅饮了一番。

吃到二鼓,艾虎头一个告辞。大官人一想这孩子是个酒头鬼,怎么会告了辞了呢?哪里知道他有他的心事。大家饮毕,撤下残席。内中也有过了量的,也有不饮的,艾虎早就躺在东房内装醉。山西雁把艾虎拉起来往外就走。艾虎说:“三哥,你撒手,今天这酒已过量,你着我躺一会就好了。”徐良仍是拉着就走。至院落之中,找了个僻静所在,徐良说:“五弟,你有什么心事?对我说来。”艾虎说:“我没有什么心事。”徐良说:“老兄弟,咱们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。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,有官同做,祸福共之。你有什么心事,不对我说明,就辜负了方才一拜之情。不是你看那位张二哥一走,你心中不快?”艾虎说:“不是。”徐良说:“别的人不告诉还可以,你可得告诉三哥,我好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艾虎终是怕他把话套出去告诉大官人,故此咬定牙关不说。徐良说:“我问到是理,你不说我可就没法了。”随即来到屋中,当着众人,徐良也不提这事情,张罗大家安歇睡觉。

艾虎仍然还是醒着,听大家的动作。耗到天有四鼓,看看大家都已睡熟,假装着出去走动,下地先把灯烛吹灭。少刻,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、包袱,系在腰间,把刀别上。出得外面一看,四下无人,蹿上墙头,飘身下来,这可就出来店外了。他一直地扑奔正东,出了黄花镇的东镇口,施展夜行术的功夫,鹿伏鹤行,一直地扑奔正东大路。走来走去,果然有个双阳岔路,一条是奔东北,一条是奔西北。直奔西北而来,前面有个村子,不肯进村,恐惊村中犬吠。绕村而走,仍然又归了正北的大路。走不上一里路,就见大道,远远见了这棵大杨树。临近之时,在大道的东边有一破庙,周围的墙都塌陷了,山门没有了,发出的旋门瓮洞儿仍然还在。自己打算从这个瓮洞而入,又想打墙上进去。心中一犹豫,又听里边有人说话,一伏身躯,见两个贼人拿着张英的包裹、利刃。艾虎一见,气得肺炸,亮刀向前。

要问张英的死活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

诗曰：

为人百艺好随身，赌博场内莫去亲。
能使英雄为下贱，敢教富贵作贱贫。
衣衫褴褛宾朋笑，田地消磨骨肉分，
不信且看乡党内，眼前败过几多人！

且说艾虎到了破庙，打算会同张英连夜赶往岳州府救人。不料走在此处，见两个小贼由庙中出来。这两个人一调坎儿，艾虎懂得。听他们说：“咱们越吊码，头一天到瓢把子这来。”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，头一天到他们贼头家混事。“遇孤雁儿脱条。”说的就是遇见一个人，在庙里睡觉。“揪了他的青字福字。”说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和包袱。“留了他的张年儿，不知道瓢把子攒儿里如何，总是听瓢把子一刚再簪不迟。”说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没伤，等见他们这贼头儿，听他们贼头儿一句话，再杀不晚。

两个人说着，扑奔正西。艾虎晓得，知道张英没死。进里头看看去，又怕这两个小贼去远。谅这两个小贼生不出多大事来？他们必有贼头。二哥现在此处。一旦之间不能就死，跟下两个小贼，找他们“瓢把子”，在后边蹑足潜踪。两个小贼连一点形色不知。

你道张英因为何故几乎没叫他们杀了？他与艾虎定妥破庙相见。他先来到破庙，看了看神像不整。供桌上只有一个泥香炉，往里一推，自己蹶上供桌，把包袱、刀摘下来，枕在头颅之下。看看上边的神像暗暗地赞叹：人也有不在时运中的，神佛也有不在时运中的。看此神像不整，心内惨凄，自己叹息着，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。猛然间一睁眼，看见已经被人拿住二臂，拴牢。苦苦央求那两个人，执意不听，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，扯了两半塞在口中，把佛柜撬起一头儿，将他压在底下，两个人商量着才走，被艾虎听着。

原来这西边个耿家屯，村口外头住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小贼头儿。此

人姓马,叫马二混,外号叫草地蛇,可巧打头天来了两个小贼投奔在这里,给他做买卖,也就是打杠子、套白狼这等事,高来高去,一概不会。他们一个姓曹,叫曹五;一个姓姚,叫姚智。两个人头天到这,天到二鼓才出去做买卖。可巧绕了个够,走了五六里地全没遇见一个孤行客。这才寻到二郎庙内,遇见张英。这叫打睡虎子。也皆因张英困得实系难受了,叫人捆上还没睁眼睛哪。然后口中塞物,压在佛柜底下,叫人拿着包袱和刀走了。

两个小贼直奔耿家屯的村口儿,路北黑油漆门上去叫门。里头有人答应,出来开门。把门开开,二人一同进后又关闭。艾虎在于后边,容他们进去。他才蹿上墙头,见他们一直上里头院去了,才飘身下来,直奔二门。见他们一去已进上房屋中去了。自己站在窗帘之前,用唾津蘸在指尖之上,戳了个月牙孔,张一目眇一目往里窥探。见他们这个贼头儿长得也不威风,不到四十岁,黄脸面,细条身子,小名叫该死的,又叫倒运。二人把包袱打开,刀献上去。问了来历。姚智说:“我们今天刚到,也不知道你这里什么规矩,人可拿住了,没有结果性命,听你个吩咐。”马二混说:“我这里向例要死的,不留活口。既是在破庙里,好极了!东南上有一个大土井,极深,上面有个石板盖儿,是三瓣儿拼成。把他杀了,揭开一块儿,扔在里头,极严密的个地方,天气尚早,你们哥们再辛苦一趟,结果了他的性命。也许再有买卖,今天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。”说毕,两个人又走。

艾虎早就蹿出墙外,暗地里等着。曹五拿着张英的刀,同着姚智出去。两个人以为是一趟美差,低头悄语,说着笑着,直奔破庙。刚进庙门,就觉着脚底一绊,哎哟扑通当啷,一个是叫髁膝盖点住他的后腰;一个是腿肚子叫艾虎打了一刀背。先把这个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蹄捆起,口中一个劲求饶。艾虎哪里肯听,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。那一个哎哟哎哟地满地乱滚,就是站不起来。艾虎也把他捆上,撕衣襟口中塞住。把两个人提在南边塌了的墙根底下。两个人俱都头冲着北,胸膛贴地,口中塞物,言语不出,艾爷拿着张英的刀,进庙里头,去把张英在佛柜底下拉出来,口中塞物拉出,解了绳子。张英作呕了半天,细一看是艾虎,双膝点地说:“艾虎哥哥救命之恩,我是两世为人了,只顾等你。”艾虎说:“你不用说了,我尽已知晓。捆你的那两人,我业已将他们捆上,你要出出气,拿刀把

他剁了。”张英说：“在哪里？”艾虎说：“在台阶底下南边塌墙那里。”张英提一口刀出去：“哎哟，艾虎哥哥，你冤苦了我了！你杀完了，你又叫我杀！”艾虎说：“我没杀，我把他们捆上，放在那里了。”张英说：“你来瞧来！”艾虎出去一看，一怔说：“这是什么人杀的？”又一看说：“他们的脑袋哪里去了？”张英说：“你怎么倒来问我呢？”

艾虎瞧见东南有个黑影儿一晃，说：“不好，有人，随我追来！”张英跟着艾虎，直奔东南追。那条黑影好快，从后面又绕到前面。整整追了两个弯儿，始终未追上。艾虎心中纳闷，这是个人，怎么会追不上呢？再看那两个尸首，踪迹不见。艾虎吓了一跳，拉着便走出了庙外，奔了大道，直奔马二混家中来了。艾虎总思想着这个事，实是古怪，来到了贼头的门首。艾虎蹿上墙去，飘身下来，开了街门，让张英进来，在二门那里等候，艾虎直奔里头院，仍然到窗棂之外戳小孔往里观看。也不知那贼头往哪里去了，屋内连一个人影儿皆无，就见包袱仍然在那里放着。艾虎进来，把包袱拿上，转头出来，将到屋门，就见打房上吊下一宗物件，把艾虎吓了一跳！艾虎细一瞧，原来是那个贼头儿。艾虎一拧身蹿在院落之中，先往房上一看，再一低头细看马二混，周身并无别伤，惟有脖颈之下津津地冒血。艾虎说：“奇怪！”走到二门把包袱交给张英说：“急速快走吧！此处有高人。”随即出了街门，二人奔正北。

张英问：“院子里面方才扑通一声响，是什么缘故？”艾虎说：“此处必有高明人，你是不懂。方才庙里这个事就奇怪得很！我们上贼头的家里去，那个死贼打房上吊下来，又不知是怎么个缘故？绝不是鬼！必有高明人粘咱们，咱们没有看见人家。我是没有工夫，我要有工夫，必在此处访访这个人。可惜有一点不到，这个死尸扔在院子里，本地面官担架得住吗？”张英说：“依你怎么样？”艾虎说：“依我，离村口又远，又是孤零零的一处房子，放把火给他一烧就算没事了。”张英说：“你说的后头了，你看那火起来了。”艾虎回头一看，果然烈焰腾空，火光大作。艾虎说：“这更是行家了！”随说随走。

到了第二天，用了早饭、晚饭，直到二鼓，才到张家庄，直奔张豹的家中。张英叫门，里面有人出来，见了艾虎，俱都欢喜，随往里走着。艾虎打听张、马的官司，家人告诉全好。这里有众绅士、财主、铺户攒凑的银钱甚多，就是不能买二位活命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来就得了！”家人给预备酒饭。家

人也知道艾虎的脾气,就是好饮。有张英陪着,整整饮了多半夜。

次日吃了早饭,艾虎只身一人,叫本家给借来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穿戴起来,辞了张英,有家人告诉明白道路。艾小爷离了张家庄的门首,进了城门,打听监牢的地方,就知道在知府衙门的西边。看见纆继^①的所在,直到监门,见横挂着一条铁链,那门儿是半掩半开。艾虎直到门前,把着门往里一看,不料被人一把抓住。

小爷一惊,不知怎样,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纆继(lái xiè)——古时捆绑犯人的绳索,借指牢狱。

第六十九回

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

且说来到监牢狱的门首，往里一看，被人揪住，说：“什么人？找谁？”艾虎本穿着一身买卖人的衣服，就装出那害怕的样子来，说：“我在这找人。”那个说：“这个所在，也是找人的地方？”艾虎说：“有个姓马，有个姓张的打死人了，我在姓马的铺子里头做过买卖，打算来瞧瞧瞧瞧，但我又不敢进去。”那人一听说：“原来是瞧马龙、张豹的，早点言语。”艾虎说：“可以见得着见不着？”那人说：“你要瞧别人可不行！你要瞧他们二位，现成有我们这块的绅缙富户，见好了我们头儿了，凭哪位来瞧，不认得，我们还管带着见，完了出来，还不用你花什么。”艾虎知会，就此一躬到地说：“奉恳你老人家吧！”那人一回头，叫过一个小伙计来，说：“带他瞧瞧张马二位去。”小伙计说：“随我来！”艾虎跟着一躬腰，开了锁链往里一走，奔正西有个虎头门，上头画着虎头，底下是栅子门，正字叫做貔犰门。虽画着个虎头，乃是龙种，是一龙生九种之内的一种。其性好守，吞尽乾坤恶人。要能悔悟的，或者是吞屈了仍然吐出来。不然怎么在监牢狱中，不是打官司进了貔犰门，尽都问成死罪！或有悔悟的，或有情屈的，仍然无事，可就应在貔犰这个性情上。靠着外边大门的旁边，一边五间东房；在貔犰门北边，有个狱神庙，约有半间屋子大小。那位伙计叫开了貔犰门的栅子，进了貔犰门。门边，一边有三间东房，里面有人当差。再听里面铁链声响，悲哀惨切，直是鬼哭神号，声音惨不忍闻。顺着北边，有个夹道，直奔正西，走到西头，并无别者的房屋，净是一溜西房，一间一个栅子门，没有窗户。那官人指告：“尽北头那间是姓马的；尽南头那间是姓张的。你自己去看吧！我在外边等。”

你道什么缘故？别人瞧人，他必随随步步跟他，怕是串供。到了这案，他怕不能得的进来一位高明人，串供救了这两位活命。大家全都愿意，故此叫艾虎一个人自己过去。

把着栅子门往里一瞅，就觉一阵心酸，只见马龙他蓬头垢面，脖颈之

上一根铁链，当地有根柱子，穿在柱子上。柱子靠着一个小窄炕儿，这根铁链由炕沿上拉过来，锁在炕沿之上，靠着那边堆着上下手的刑具，每到过堂之时，就把上下手的刑具套上。每遇收监的时节，把上下手卸下来往那里一堆，又把他这一根脖链套住锁上。这是有钱有情见了头儿说好了。若不然，把他锁在炕沿上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蹲也蹲不下，为是好挤钱，不花不行。这个不用十分刑具挤对，众人攒钱早已经打点妥了。然而马龙心中总是不乐。要找着艾虎还好，找不着艾虎也是一死。自己坐在炕上正想此事呢。忽听有人低声叫他说：“哥哥，小弟来也！”马爷抬头一瞅，是艾虎，说：“哎哟，原来是我的艾虎！”字未曾说出，艾虎一摆手低声说：“悄言！”马爷说：“你从何而至？可见着张英了？”艾虎低声说：“一言难尽！你今天晚间等着三鼓时分，我来救你。有话出去再说。”马龙点头说：“你可要看事做事，要不行，就把你连上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多点耐烦，等着吧。”说罢，艾虎出来了。奔了南边，一听，那屋铁链声响，把着栅子门一瞅，原是张豹一个人抖着铁链子玩耍呢，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小爷暗想：“这才是无心无肺哪！”低声叫道：“二哥，千万别嚷！小弟艾虎来了。”张豹低声说：“我算计你该来了！”艾虎说：“你倒是好算计！”张豹说：“可想主意救我出去？”艾虎说：“白昼如何行得了！今日夜静三更，我来救你，不可高声。”张豹说：“那些个难友听见也不要紧，我一骂他们全不敢言语了。”又嘱咐：“你可早些来。”艾虎点头，撤身下来，又叫那人带将出来，一路把各处地方全都看明，晚间打哪里来，打哪里走。又与那人说：“朋友，我送你一杯茶资吧！”那人说：“咱们后会有期，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敢收。”艾虎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，扬长而去。

艾虎一直奔城门往张家庄来了。未到门前，早有家下人迎接，进了大门，入了庭房，从人献茶，更换了衣服。张英吩咐叫摆酒，正对了艾虎的意了。饮着酒，这才说怎么见了两位哥哥，说明此事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们二位，张英问：“今夜晚间可用什么东西？哥哥早早的吩咐下来。”艾虎说：“别物件一概不用，只用两床被窝，可要里外粗布的。你们是怎么个打算？”张英说：“我这不怕，他绝不能把我拿去。”艾虎说：“也不行，他们在狱中无妨，差使要一丢，狗官必要寻找你们当族来了。倘若被他拿去，打了收监，那还了得？通知你们大族个信息，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！再说，连你们这些个家下人都得躲避，不然，也许把你们拿了去。”家下人大家点

头。又说：“所有的这些个东西，粗重的物件，就一概都不要了，你们大家分散吧。等看我们来的时节，见见你们大爷、二爷，你们大家就走吧！”众人说事不宜迟，收拾东西要紧。张英听了他的这套言语，就给同族送信去了。

交到二鼓之半，艾虎的酒已过量。张英说：“艾虎哥哥，回头再饮吧。”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将出来，把白昼衣服脱下来，换了夜行衣靠，头上软包巾，绢帕拧头，搓打拱手，三叉通口夜行衣，寸排骨头钮，青绉绢钞包，青绉绢棍裤，青缎袜子，青缎鱼鳞靴，青绷腿，青护膝，把刀亮将出来，插入牛皮软鞘，鞘上自来裹着罗汉股装丝绦，把刀背于背后，胸腔双系蝴蝶扣，脊背后走穗飘垂，伸手拉过来掖于肋下，为的是蹕房越脊利落。一抬胳膊，钞包抱腰，虽系了个顶紧，一点皱扭地方也没有。一回手，就把被窝两床，一卷卷了个小席卷相似，要了一根小细长绳儿，在被窝上一捆，余者的绳儿往上绕，往肩上一扛，说：“我告诉你们那事，可要记着，我要走了。”张英又给跪下，艾虎说：“二哥，你这是何苦！”随即出去。出了庭房，有机灵的从人往外就跑，艾虎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从人说：“给你老人家开门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向来不走门。”嗖一声，踪迹不见。蹕房越脊出了张家的院落，直奔城门而来。

天已三鼓了。过了吊桥，已经路静人稀，直奔城墙而来。他找了个城墙的拐弯，把被窝放下，把绳子放长，系在腰间。由这拐弯登着城墙上去，爬着上头的垛，使了个鹞子^①翻身上去，从里面下去。把被窝扛起来，看了看四下无人，直奔监牢狱而来。到了狱门之外，静悄悄，空落落，比不得白昼了，两扇黑门一关，瞅着就有些个发忐忑。自己把被窝绳子一解，一床被窝折成四褶，把两床垛在一处，对着上头的棘针，往后退了数十步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往上一蹿，把被窝搭在棘针之上，就便把身子往上一扑，把那一床接将下去，脚沾实地，扛着那个被窝搭在二道墙上。就见那门旁的一溜房子，靠着北边的并无灯火，靠着南边五间屋子有人说话。自己奔到房子那里，把窗棂纸戳了个窟窿，一看，里面是四个人说话哪。有个年老的说：“咱们吃的是阳间饭，当的是阴间的差使。”那人说：“此话怎么讲？”老者说：“白日里无事，到了晚晌上夜，没事便罢，要有事就是性命之忧。

① 鹞子——雀鹰的通称。

再说他们外头打更的,算什么差使?单会欺负咱们!总嚷着咱们接锣晚了,必要摆出个凶脸。我但有一线路,再不干这个!”正说着,四更锣到。艾虎上了房看着,暗说:“我来得甚巧,还有接锣之说哪!我要不知道这件事,就误了差使了,他们外头一嚷,我怎么救人?少时,总得把这几个人俱都捆上。再有锣到,我还得替他们接锣。”果然外面的锣到,当当的打了四更,里面由屋中出来打了四下。二人将要回屋,早被艾虎踢倒捆上,口中塞物。又进屋中把那两个照样捆好。出来奔二道墙,眼前一道黑影。

不知是谁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艾虎求狱神实有灵应 徐良显手段弄假成真

诗曰：

莫逞凶顽胆气豪，身拘縲绁岂能逃。

棘针排列千层密，墙壁周围数仞高。

房设囹圄为禁狱，门涂貔犰作囚牢。

请看枷锁收监者，囚犯王家律一条。

且说艾虎把四个人捆好，口中塞物，把镣立在门旁，将外面的两个人提到屋中，放在炕上。四个彼此瞧看，就是话不能说。艾虎出来，就见眼前一阵黑风相似。自己爬伏地上再瞧，踪迹不见，心中好生纳闷。只好奔貔犰门而来，由北屋那里蹿将上去，飘身下来，也是六间屋子。那三间有人，那三间没人，有的是两个人。艾虎进去，也把他们都捆上，口中塞物。复又出来，由北边夹道直奔正西。听见各处铁链声响，并有哭泣之声，凄惨之极。艾虎救哥哥的心盛，直奔死囚牢而来。到了马龙这里，听见咳声叹气。小爷说：“哥哥，不要忧心，小弟到了。”马龙低声叫道：“贤弟纵然到了，我怎么能够出去？”艾虎说：“这有何难！”话言未了，抬头一看，呀！怔了半天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什么缘故？看见那个栅子门上的锁头又大又沉重，自己又没带着投簧匙。这便如何是好？夜行人百宝囊中，应有投簧匙。前套智化盗冠，全仗着投簧匙。无论大小铜铁洋广的锁头都行。艾虎的夜行衣靠，是卢珍给做的。上辈的老人，本不叫他们小哥们偷盗，故此百宝囊中没有投簧匙。一着急，搬拧了半天，又拉刀来撬了半天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又拍得那锁哗唧唧乱响，隔壁的难友听见问道：“哎哟，你们那边什么事呀？怎么外头有人晃锁，必有缘故哟？难友儿有救星，想着我们哪！”马龙说：“贤弟，不行了，你也就算尽到心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不能救得出哥哥去，我绝不出这个牢狱！”艾虎暗自着急，越想越不好，临来的时候，三哥再三地问我，我执意地不说。这如今要有他来，他的那口刀断这锁头不费吹灰之力。再说自己来这里踩道，竟自没看明这把锁头，莫非

两个哥哥不应例有救？我救不了两个哥哥有什么脸面出这个地方！自可以刀横颈上！正在为难之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每遇打官司的说：“狱神庙最灵。”自己也在开封府打过官司，应坐四十日监。监牢中一日也没待过，净在校尉所内。监起解发配大名之时，在狱神庙磕过一回头。如今何不哀告哀告狱神爷去？倘若狱神爷有灵有圣，也许有之。自己主意拿定，告诉马大哥：“小弟去去就来。”自己仍然扑奔正东，到了貔貅门的北边，找着搭被窝的地方，纵身蹿将上去，飘身下来，到了狱神庙，双膝点地说：“狱神爷在上，弟子艾虎在下，如今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叫马龙，一个叫张豹，两个因给本地除害，结果了恶霸的性命，问成死罪。弟子前来要把他们救将出去。不想栅栏门甚紧，不能搭救两个人出监。弟子叩求狱神爷有灵有圣，暗助弟子一臂之力，将他们救将出去。重修狱神庙，另塑金身。”祷告完了，又磕了一路头。他又冲空中过往的神灵，正要往下许愿，只听见当当的锣声响亮，正是四更二点，自己赶紧奔到门那里，把锣拿起来，等着外边更夫冲着门缝打了四下，艾虎也当当打了四下。外头人说：“这还不差什么！你们醒着点，别等着我们到了这打完了，你们现爬起来。”艾虎也不言语，恐怕人家听出语声来。听着他们打更的去远，自己把锣仍然放下，复又到狱神庙，又祝告祝告：“若无灵应，就是一死。”自己仍打墙上蹿将进去，直奔死囚牢。没有到马爷那里，就见马龙在院子里站着哪，艾虎赶奔前来，问道：“哥哥，是怎么件事情？”马龙低声说：“兄弟我这里找你啊，你往哪里去了？”艾虎说：“我给你许愿去了，你是怎样出来的？”马龙说：“听见外头锁子哗啦的一响，栅子门就开了，进来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，我叫了一声贤弟，眼前打了一道白闪相似，听哗啦一响，我一展眼，你来看我项上这个锁链子就断去了一半。我料着是贤弟你。再找，踪迹不见。又想，你必是往张贤弟那里去了。我上那边看了看，也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皆无。故此我在这纳闷。你是怎样除去外头的锁头？”艾虎说：“我怎么配哪！我是给你们二位大大地许了个愿心。你们出去以后，得便之时，重修狱神庙，另塑金身，这是狱神爷显圣。”马龙连连点头：“使得使得，这个使得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在此少等，我看看二哥怎么样。”

去了一时回来说：“狱神爷没听明白，绝不能净管你不管他。咱们哥两个暂且出去，再在狱神爷跟前把话说明，自然二哥也就出来了。”说毕，两个人扑奔正东，来到墙下，将飞抓百练索掏出，把马爷便拴上，马爷仍然

还带着脖圈上有三尺多长铁链，暂且无法，只可先叫他那么带着，等出去再说，艾虎先蹿上墙头，往上一导绒绳。导来导去，就把马爷提在墙头之上。由外墙皮翻将下来，艾虎也就蹿下墙头。马爷将腰中绳子解开，艾虎绕好收在囊中。待到狱神庙前，教马爷磕头。艾虎复以祝告狱神爷，又把张二哥的事情述说了一遍。仍是重修庙宇，另塑金身，复又望空祝告了祝告。然后，站起带着马爷到了那五间无人的屋子，把风门拉开，带着马爷到了里面。艾虎自己取出千里火来一晃，照见那边有一大炕，教马爷自己在炕上等着。艾虎说：“我把二哥救出，咱们一同出外头监墙。你可在这里等着，千万别溜离开此处。”马爷连连点头说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我绝不能离此处。”艾虎随即出来，到了狱神庙，又磕了路子头，祝告了祝告。复又蹿进墙来，还没有到死囚牢哪，就听见二哥在那里嚷道：“你们谁要再嚷，我要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了！”艾虎一见，欢喜非常。立刻来到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哥千万不可高声。”张二爷一见艾虎，问道：“你把我救出来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往这里来，我告诉你。”把他拉到东墙下，离那些难友们甚远。艾虎问：“二哥，你是怎样出来？”张豹说：“你倒来问我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告诉我吧，我还有话说。”张豹说：“听外面的锁头一响，栅子门一开，进来了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，我一问是谁，嗖的一声就在眼前打了一道立闪。一展眼的工夫，我这条脖链子就断了半截。你来看，这不是我这个脖圈还有三尺多长的铁链。我就出来找你。我一叫，那些打官司的人听见了，他们一嚷不要紧，要叫看差的听见，就不好办了。”艾虎听罢一笑：“哥哥不是我救你的。连大哥带你都是狱神爷显圣。我给你们两个人许了一个愿心，重修狱神庙，另塑金身。出去之后，务必想着还愿。错过狱神爷显圣，那么大的锁头，这么粗的铁链，焉能断得了？”张豹说：“真灵，我明儿务必重修狱神庙，另塑金身。”又问：“大哥在哪里？”艾虎说：“现在这墙的外头，在五间屋子内等着你我呢！”张豹说：“我可不会上墙，这怎么出去？”艾虎就把绒绳掏出，张豹紧上腰，艾虎上墙，把张豹提到外头。张豹把绒绳解开，交与艾虎。狱神庙磕了一路头。到屋子里头找马龙，却踪迹不见。

若问马龙去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